

北大医学

三十而立 在武汉抗疫前线

▲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援鄂医疗队队员 刘中砥

2月7日清晨，东方欲晓，我随第三批援鄂医疗队奔赴武汉。

在飞往武汉的万米高空，看着舷窗外的云海，我想了父亲。他生前也是一名医生。非典疫情暴发那年，父亲作为科室带头人，又是党员，冲在第一条线，负责患者的影像学检查。那年我13岁。成为一名白衣战士的愿望在我心中扎下了根。虽然没能等看见我穿上这身白衣，父亲就已经离开了人世，但当我奔赴在抗疫前线的时刻，我从未像现在这样感觉离父亲如此近，也从未如此强烈地感受到身作为一名白衣战士的使命感，踏上医学道路这么多年，更从未像此刻这般充满壮志和力量。

2月8日下午，我们来到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中法新城院区的重症病房，抗“疫”战斗正式拉开帷幕。第一次进污染区的经历让我终身难忘。从清洁区进入污染区要逐次通过四个缓冲区、五扇防护门。为了防止出现意外情况，队员们分批次同时进入。一扇、两扇、三扇、四扇、五扇，每推开一扇门，紧张就多增加一分，当最后

一扇门“啪”的一声关上，我站定几秒钟，平静呼吸，用力扫视了一番眼前的景象：门外是迫切需要救治的患者，身边是携手并进的战友，而敌人就可能藏身于一呼一吸之间。患者蜂拥而入，忙碌的工作开始了。

3月1日，是我30岁生日。“三十而立”，我的30岁，“立”在武汉抗疫前线，这是多么荣光与骄傲。

更令人振奋的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3月15日给北京大学援鄂医疗队全体“90后”党员回信，并向奋斗在疫情防控各条战线上的广大青年致以诚挚的问候。总书记在信中勉励我们，要“在为人民服务中茁壮成长、在艰苦奋斗中砥砺意志品质、在实践中增长工作本领”。作为一名医务工作者，一名“90后”党员，我深受鼓舞并暗下决心，在今后的工作中，一定要严格按照习总书记的要求，义不容辞地用所学专业，为国家 and 人民尽一份力！

武汉的天气日渐转暖，樱花悄然绽放，春天来了。

经过不断的努力，一个个患者从焦躁、惶恐的情绪中逐渐解脱，重新恢复到往日的平静和健康。从2月21日起，陆续有患者治愈出院，这是最让整个团队兴奋的事！回忆起入院时他们那焦虑无助的状态，经过治疗慢慢康复，到最后展露笑容，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也让我更加感受到这身白衣承载的责任。

从医是我自小的梦想，穿上白大褂的这些年，从来没有像今天这般为成为一名白衣战士而感到骄傲和自豪！没有哪一个春天不会到来，武汉逐渐恢复了往日的从容，我相信，伴着那充满樱花香气的春风，很快它就能重新拥抱每一个爱她的人！



专栏编委会

指导：詹启敏 刘玉村
主编：焦岩
执行主编：武慧媛
编委：张静 邵晓凤 仰东萍 王冕
管九辛 何小璐 耿璐 黎润红
徐璐 韩娜

2020·我与好书有个约会



主编：王贵强 王立祥 张文宏

执行主编：汪光亮

出版社：人民卫生出版社

《免疫力就是好医生》

推荐理由：在新型冠状病毒全球肆虐的当下，应如何调整好机体器官的生物功能、免疫机能、生活技能？如何调整好对客观物质世界的认识过程、情感过程、意志过程？如何调整好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关系准则中体现天理、地理、人理道德准则？在人类与传染病的长期斗争中，免疫接种是预防控制传染病最为经济有效的手段，人们越来越重视挖掘战胜疫病维持生命健康活动能力之疫苗，后者亦决定了生物体生存发展拥有旺盛的生命力。本书将通过培植生理健康疫苗、培养心理健康疫苗、培育伦理健康疫苗，与大家一起筑起决胜新型冠状病毒这一瘟神的防护林。

主办：医师报

“2020我与好书有个约会·医界好书”活动持续推进，《医师报》将继续联手多家合作媒体为大家推荐医界好书，欢迎参与、荐书。由此延伸出的“医界好书读书会”活动不定期举行，欢迎合作。关注医师报微信公众平台（DAYI2006），及时了解读书会活动最新动态！Email:yishibao2017@163.com



● 抗疫·日记



徐红波（右一）打开手机手电筒为队友照明，以便核对转运患者信息

蓝灯闪烁照亮生的希望

▲ 河南省第四批援鄂医疗急救转运队9号车领队、平顶山市第三人民医院 徐红波

2月5日晨，我们平顶山市传染病医院急救小组共四人，随河南省第四批援鄂医疗队急救转运队驰援武汉。在驻地酒店走廊进行三级防护培训后，随时准备接受急救转运任务。

2月8日晚，手持电台突然响起，有一位患者要从武汉第六医院转运到火神山医院。接到命令后我们迅速出发。患者面罩吸氧，担架抬出，重症。我组全力保障，高流量面罩吸氧，患者转运途中，细心检测生命体征，指脉氧饱和度，与患者交谈，保持患者清醒，急救车蓝灯闪烁，在武汉大街上一路疾驰。早一分到达，多一份希望。

火神山医院护理人员不足，我帮助护士用担架车推着患者到重症监护

室，走进感染科走廊，由于温差大，护目镜一层雾气，我在模糊中和护士一起把患者推进重症监护病房，并把患者抬上床。我上前给患者调整好吸氧管，掖好被角，这时老人无力的手从被子下面伸出。他的手颜色黑暗、粗糙，手背多处淤青，他握住了我的手，虚弱地睁开眼对我说：“谢谢你河南人，谢谢你们来帮我。”一瞬间，我的护目镜又是一片雾气，泪水夺眶而出，我点点头说：“这是我应该做的，你很快就会好的。”

我推着担架车出了病房，外边小雨初晴，路虽泥泞，但救护车蓝灯闪烁，驱除阴霾，照亮一片夜空。我知道，那是生的希望！

● “小糖大夫”在美国专栏⑥

我的英雄学生们

▲ 美国南加州大学 PCCM 专科 乔人立

“主治，你得马上过来！”克雷没来得及解释就挂断了电话。

“口腔出血！”看见我来，一位住院医远远地就喊了一声，团队的6个住院医都凑在12床的大玻璃门外。12床是我们管的20个连在呼吸机上的患者之一，最近两天他的血氧改善得很好。

我走过去，只见大量的血从气管插管周围涌出，地上已流了一滩，疑是上消化道曲张静脉破裂。患者血压60/35，脉搏154。虽然没有记录，但我们怀疑患者患有肝硬化。

我的三个住院医学员都在我之前进行了负压间里。苏珊把她的大波浪头发捆在脑后，带着纱帽，轮廓就像顶着头盔的特洛伊勇士。她附着身子，正在进行右股静脉穿刺，置入大口径插管，开始大容量输血；格莱最近开始留起小胡子以便显得成熟，可戴着N95口罩，他的不列颠绅士风度一点显不出来。他在做左股动脉插管；克雷一向冷静的姿势一点没受眼前情景影响。我稍一提示，他就开始操作。毫不费力地把三腔食管胃管送到位，看上去像个身经百战的“老手”（实际是他的第一次）。

“打开远端口试试，看看出血是否来自十二指肠。”我轻声提示克雷。

这主意不怎么样，暗红的血立刻喷了出来，溅在了正在连接大容量输血泵的护士脖子上（医院提供的面屏遮不到颈部）。更糟糕的是，地上的那滩血肯定满含病毒。三个学员都没有鞋套，防护围裙只到膝盖。他们都穿着同一双鞋回家。

患者情况暂时得以稳定，我们依次从负压间里出来。看着学员们兴奋地交谈，我心情颇为复杂——我的这些学生刚刚处在一个非常危险的境地，且没有得到应有的保护。我们怎么会处于如此危险之中？我希望尽量保护着团队的安全，但我能做什么？

早就知道病毒极难对付，早就知道医院不提供防护，我给团队准备了套头防护服和护目镜。这些防护用品现在就在ICU的一个抽屉柜里，可我却没法让他们穿上。

“我们决定不用套头防护服”，就在这轮ICU班开始前5分钟，有人专门打电话通知了我。套头防护服会包裹学员和护士们的全身，包括他们的鞋，完全可以避免下午的险情。

我们在这场抗疫战争中苦战，第一敌人当然是病毒。但很显然，一线战士需要与其斗争的不止是病毒。是谁？我不知道。

我真希望把那些政策制定者们拉到抢救的场景面前，让他们直观感受危险——要是含着病毒的血溅到他们脸上，也许防护用品的政策就会不一样？

我的学员们还属于受训阶段，他们斗不了第二个敌人。我同样也很难腾出时间，那也不应该是让一线主治分心的事。可若我也视而不见，学员们还能指望谁？

混蛋，病毒！

